

大金國志

自二十四  
至三十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6

3

10

15

20

25

30

35



文庫11  
D296  
3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宋宇文懋昭撰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正隆元年

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

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冬方改正隆

二月

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令經畧田于曷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死

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實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實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

大金國志

本紀十四

一

歸葉山房



歸葉山房校刊



010190565810



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  
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  
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烏律  
者大實之子大金遣余覩至其地不能平令爲屯田之策以困  
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督其事且用梁漢臣  
爲提舉官號大使于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乃下詔畧曰朕祇奉  
上元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踟躕于一隅非光宅于中  
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  
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  
將命不虞燼于一炬第川原秀麗卉物豐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  
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時

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卽向來弒熙宗之人興國奴乃宋內侍爲大  
金所虜也

正隆二年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正月宴羣臣于大安殿時諸王皆會獨宿王

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卿不樂邪宿王曰臣與陛下  
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  
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酈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  
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飲酣梁漢臣  
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糧草于汴京乃是  
要衝臣聞遺宋招覽賢才練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  
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鎮  
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賢人臣也夏詔以河南州郡  
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恤遣使者觀察風俗振恤困乏仍令



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饑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正隆三年

時宋紹興二十八年也

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

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卽遣人至廐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亾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主戒無泄于外八月主坐正隆殿召吏部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汴京爲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于是

惶懼以爲不免旣而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竝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冬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詔平遼

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正隆四年

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

春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來使回歸南

宋具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有渝盟之意宋遣祕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爲賀正使中爲賀生辰使相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爲計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爲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于是左右相皆不悅顧諳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爲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于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軍置



造器甲成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初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四也招募義士使爲先鋒五也主善其言

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張浩參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軍器于燕京令左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于潞河夫匠死者甚衆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宋太后韋氏崩賀允中來使報哀也奉韋后留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例賜花時主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不忍聞況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

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爲備十二月遣施宜生使于宋耶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范汝爲事遠竄遂輯劉豫豫廢復爲金用至是以翰林侍讀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燾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情燾密奏之

正隆五年時宋紹興三十年也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耨盪温都謙往弔宋太后韋氏喪就行祭禮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爲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爲備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宋工部侍郎黃允中館伴又充送伴使允中還言北境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翰林學士祈宣上封事畧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



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為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額遂屠之 誅楚王德玉澤王用梁漢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燹將開楚王謂德王澤王曰梁大使所請即主輒行之其將奈何今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于國主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邪遂召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為我將兵速討三王既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人論事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謀欲殺我邪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

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温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眾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于中即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謀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



河口者冬宋淵聖皇帝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海陵煬王下

正隆六年

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奏當交不虧羣

臣稱慶

自去冬主舉兵江上洶洶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

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

計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申節宋帝見于紫宸殿時國

主恃其強盛欲渝盟久矣全因道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

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

近臣當于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

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為上黃茸青茸次之號



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  
詰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詰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  
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卽非所召，可  
回令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  
主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爲遊說邪？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巡，  
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彗出角。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  
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主于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風雨至，  
儀從皆不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休于梁，大使之言  
宿王嘗陰至太后處告曰：郎主今信梁大使僞言，廣築汴京，用  
兵南入，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郎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  
娘，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坐因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發民造

船，聚糗糧，制軍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他病，以皇帝  
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亂之端也。  
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者，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  
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蓋彥忠卽官  
中弑之，以威言者。于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  
光瑛復諫，主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

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爲統軍者？右  
丞劉諤曰：臣請爲之。上喜，卽拜諤爲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  
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忠彥統步軍，孟州防禦  
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  
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國主  
自將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司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于是主問朝中誰曾往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鄰曾到遂召之首問錢塘之景鄰曰江南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爲天下美觀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于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鳳州界三十里攻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于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金師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北軍死者數十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樽引兵赴之北軍引去國主以右丞李通爲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出其後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糧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十月金師破安豐和光等州主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廳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令清先以百騎侵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給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河琦從之俾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



路趨揚州攻破之。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成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經至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北兵退。金師至順德軍。吳挺向起敗之。

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于照夜坡。

金人既得揚州。即遣人來瓜洲渡。劉錡敗之于皂角林。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金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

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解圍。又敗金師于膠西。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于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以義旗聚眾。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祈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帆挺刃。俄頃過山。薄于金舟。鼓聲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簽軍皆



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其敗自經死

金人侵陝州宋任天賜敗之十月渤海一軍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葛王褒爲帝主爲內變所撓于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壽議之壽但言已當死守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國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鰲船迎擊士自殊死鬥我舟沈溺數萬其回北岸者主皆殺之遂不能濟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洲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迫岸復

回北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皆一辭曰諾主有細茸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殺逆而細軍衛之甚嚴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自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弑主其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



主卽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爲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蓋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牆之變後果然 衰旣立追廢主爲海陵王諡曰煬后徒單氏爲海陵夫人 金師次茨湖守將敗之

茨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海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執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麾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楊林渡又敗之金師乃退 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舊好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旣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富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覲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咏一吟冠絕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迨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于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殺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亾矣



△矣

昔盟與俱離離... 自采不與... 以會... 宗莫之覺也... 一知一... 出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在位二十九年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衷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于雲中其夜有光明體重倍于常見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衷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撻懶元末諸父南征衷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元中承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室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原豪傑竝



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褒爲帝十月庚子朔褒卽皇帝位改元大定大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

時海陵王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國主赦馳

以報海陵海陵嘆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卽遣先鋒將郭安國回衆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衆軍殺海陵王子揚州元帥府紫茸軍克宋秦州又侵茨湖爲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趨襄陽又爲宋兵校史俊所敗時海陵雖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于楊林渡翌日乃

退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

趨燕京

大定二年

時宋紹興三十二年也

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是月入都于燕告

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諡懿宗故主亶諡閔宗未幾改熙宗諡亮爲海陵煬王封皇子允升爲齊王充西京留守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淪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詰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畧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于是畧如汴京故事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當露悃悰爰從海上之盟護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爲父兄而貶



損譽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長息干戈之苦邁至燕京鎖之館中抑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字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為大鑒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吳拱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恃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破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又破懷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是時京東義士耿京率眾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

北忠義軍馬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所殺正隆之淪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六月宋高宗皇帝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琪來報登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

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正月窩幹餘黨蕭鵬巴耶律适里皆驍將也

自海道奔宋是時國中聚兵積糧于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荅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宋張浚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



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南軍兵大潰而歸士卒死亾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志寧遺書南宋宋令盧仲賢持報書以往大畧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常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亾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爲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爲皇太子時國主以仁厚爲上國部衆推

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勳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大定四年

時宋隆興二年也

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畧云正隆失德土木征伐

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竝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存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攷撥定數日寬減州縣優輕疲民 八月宋遣宗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 十一

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



州王彥自昭關南遁國兵蓋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破滁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崔阜所敗宋使至穎河口見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國書畧曰脩好齊盟出于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謹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圖二將令與其介康誥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正月大雷 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干戈塗炭故也 夏宋改隆興為乾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

有差

大定六年時宋乾道一年也正月己酉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酒

三行則樂作鳴鈺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蹻索上竿之類

夏熙州龍見

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託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七月嗚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不書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還宮

大定七年時宋乾道三年也正月賜酺一日命羣臣賦詩京邑耆老亦會焉



頒賜各有差。十月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十一月詔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賦。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與中節同。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宋宇文懋昭撰

歸葉山房校刊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大定八年時宋乾道四年也正月詔增權場。自南北通和始置權場。凡權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權場博易。俟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賈之來。蔡泗唐鄧秦輩。洮州鳳翔府置場。宋亦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壓鎮盱眙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權場皆罷。至此復舊。仍令奏集去處增置其間。七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亾人戶。詔以踈決繫囚例爲文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以暑月爲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

時宋乾道五年也

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孛思往遼東渤海一

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所至問民疾苦詔以完顏建忠為

左丞相紇石烈烏古為丞相翰林直學士楊伯雄為參知政事

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大定十年

時宋乾道六年也

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于燕山之北大閱兵師

五日而罷

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秦河會州旱人民大飢命所

在官司存恤

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為祈請使為陵寢受書二事

也國書報復大略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維

以為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

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于行

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

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

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

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

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

祈削此禮不報

燕羣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

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

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字詰烈稽首曰

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

時宋乾道七年也

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貢三人三月己丑

朝日于東郊

五月宋遣使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附國書曰比

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輶車恐復煩于館舍惟列聖久安陵



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荐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蓋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為詞也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曰宋朝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輦雒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今搬取在此俟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返辭以為難于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輦雒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大定十一年

時宋乾道八年也

春宋使莫濛入見時正月三日本國錫宴前

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時河東河北大飢流人相枕死于道詔所在開倉賑恤冀莫澤潞絳解州賊盜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之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戮及無辜而強壯迸逸竟不能制

大定十二年

時宋乾道九年也

春二月畋于南山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飢

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食粟之畜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人西夏遣使來貢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

盡九年

大定十四年

時宋孝宗淳熙元年也



大定十五年

時宋淳熙二年也

大定十六年

時宋淳熙三年也

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寶一日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粘罕南征破宋京師宋朝有玉璽寶印盡為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陵寢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則國中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大定十七年

時宋淳熙四年也

正月賑大名府路飢恩濮滑三州民特甚流

亾孳死不勝計詔天下勸民力田視每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以吏部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寶者年同知中書省事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

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偉兀木子偉探知其意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力戰爭雄畧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近年多用遼宋亾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時皆是年來貪安漸為人悔今皇帝既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于是有志報復今滕骨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鬥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



人夫當得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權飲郎君却作苦惱人語邪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水炭矣

大定十八年

時宋淳熙五年也

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酢吳與權等入對于

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上言曰軍政不修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願與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主從之九月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宥遵源有邛都部之首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番僧諦刺者約日為應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燧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終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大定十九年

時宋淳熙六年也

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己延晉王允猷宴于南

涼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及晨觀門微啓有衣血擲地側衛直余何都亟往視之晉王已殞曾口背傷侍女四人亦死詔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覲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殆不可勝筭眾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闔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允升所賜下獄鞫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



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弒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謨與太子遇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眾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諡允猷為元悼太子

大定二十年時宋淳熙七年也是年有亾遼遺族耶律幹罕為羣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為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主封撒合輦為金源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仁厚不忍用兵也

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日曰昇王允恭次日曰晉王允猷第四第五失其名次曰

鄭王允蹈次日曰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立

大定二十一年

時宋淳熙八年也

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陽河中府隰懷晉

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眾詔官給錢瘞奠優恤死傷之家三月詔兗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其家子孫粟帛仍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邪皆殺之故闕里得全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大定二十二年

時宋淳熙九年也

三月詔卹民畧曰皇祖有訓非繼體敢忘

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丕承洪緒二紀于茲祇適先猷百為不遠永言治理務在卹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憂夕惕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孝



梯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害政之事一切  
罷行 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第賞有差

大定二十三年時宋淳熙十年也

大定二十四年時宋淳熙十一年也

大定二十五年時宋淳熙十二年也正月長白山二龍見解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

黑水發源于此舊名粟末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 三月鄭蔡穎等州大水命賑卹之 七月以隆暑詔

州縣決繫囚

大定二十六年時宋淳熙十三年也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

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類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

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夏河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 是歲東

夷十一國朝貢

大定二十七年時宋淳熙十四年也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瓔翠羽飛仙之類

不一至有一燈金珠為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玩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己酉歲有南僧被掠至其闕遇上

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

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太宗疑之

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時立以此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

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為太孫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

次曰原王璟璟嫡孫也

大定二十八年時宋淳熙十五年也七月京兆府路總管朮木石魯達以臥沙

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為臥沙細筋石  
魯達所貢即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璞來為告哀使至  
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  
益堅國中不能奪竟撤樂忽遽而罷至燕京其閤門又令南使服  
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日將出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  
他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時宋淳熙十六年也是冬宋以中書舍人鄭僑克賀正旦使閤

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  
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為東上閣門者乃臣寮進獻表  
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于此投進往復爭辨至漏下十數刻  
乃令且就館相待至元口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

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

立皇太孫璟追諡雍為世宗允恭為顯宗世宗寬仁愛人雅有

大度歷視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百姓  
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竝起以興宋為辭遼東  
渤海之衆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銳竟挫于謳歌之化適南北  
未定猶有交爭和好既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嘗遇飢年  
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卹諸國來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  
肯加曖昧之誅是致戶口殷繁充實北人謂小堯舜云是年二  
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







省李誥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爲右僕射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

時宋紹熙二年也

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宣華殿集

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爲戲樂命三月拜經童爲相經童者僧童也五月封監女爲貴妃監女者大金有官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爲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于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回鶻國遣使來貢西夏陷鄜坊州又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

時宋紹熙三年也

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淵益恃恩用事主

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于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借問酒酣各賦詩盡懽淵出入宮掖大受

四方饋遺國體始弱矣

明昌四年

時宋紹熙四年也

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于屬爲叔先是

允恭太子旣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己以官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旣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适蒲刺兄察爲統軍與高等相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于鄭王王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爲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爲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爲應會唐适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爲适所逐具



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看位，見張從外來，隔窗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臥，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墜主李白曜、西墜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其誅鄭王詔書曰：天下一家，詎可窺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道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是時主淫佚自用，聽讒多疑，既誅允蹈，又黥其伯允中于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紹熙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二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閒，常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黨以其性寬不疑，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巳等獨以大辨爲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王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邪？允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爲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邪律康孫圖之。



康孫既至與其心腹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詔許諾徑以攜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爲非人理不可坐受戮辱盍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翌日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泄哀泣祈出都與客骨孛興曰無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爲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爲城守計三路提點万俟兀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河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 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于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

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執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爲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爲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惟其所取許之 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埋津骨孛興戰敗退保五國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狐北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爲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飢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人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執急留其妻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路至平



天漠而大朝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待即與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將至五國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搥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是年六月宋孝宗崩嗣帝光宗臥疾猶未能出就內中成服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遣使鄭湜來告登位范仲王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明昌六年

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

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憂之太后亦勸主

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權言解之曰兵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主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勝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為常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居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侍江從一季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焉主時

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能詼諧淵時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以為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明昌盡六年

承安元年

時宋慶元二年也

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后與主皆信之淵公

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事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張克已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諫在都堂慨慷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皇帝與忠獻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夏人蒙人為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聞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其短除名為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既貶中外

惕息



承安二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間寇盜屯結至萬

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制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懾邪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忠獻王粘罕椎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總軍今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于待漏院淵揚馬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邪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真真言于淵遂寢新命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為已害歸白其兄乞免行

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庶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具文支給減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執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侍都知江淵與焉時

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為陛下用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于蘇山輦至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亾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亾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



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時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終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

時宋慶元五年也

二月詔建太學于京城之南總為屋七十有五

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鼎彝俎豆敦盤尊壘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竝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會于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皇顯宗亦嗜詩曾于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



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  
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  
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  
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白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  
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煬王所殺叢冢  
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  
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  
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  
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建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侍侯  
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  
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犇就遂及五萬人于寺旁建八寺以處

之右諫議胡列壁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王處和龍北凡國家  
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  
以酒嘗乘小馬命官人攜酒設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  
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昭叔父子如此倣者必衆人多勸我莫  
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尚誰信邪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  
以一槩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痴風焉

承安五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

發嘗遣秘書監虞世奔說愛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  
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完  
顏太康集兵禦之于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  
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剡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  
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



和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立好古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蹕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曩草地可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旰爲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邱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爲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邪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

過否趙皇恐以辭爲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旰之使也善慶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旰之旰始未卽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逐旰入境與趙遇于途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秋宋

光宗崩

秦和元年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是年有羣牧使耶律得壽叛聚兵數萬以毛

尾爲大帥主拜十一騎爲元帥馬紇石烈善樂爲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德壽毛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冬浚界壕深廣各三丈東接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秦和二年時宋嘉泰二年也五月國主大晏于西涼觀鄂王資起白主曰天

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興主曰方與諸王公樂



飲何勞邪。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等相見，偏說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醜邪？侍郎李西華前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自爲一黨，以非我也。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爲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恣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爲酒令，及効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泰和三年

時宋嘉泰三年也

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悉令裁決。妃見

有急切多屏不奏，間有少捷，卽以示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灤，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無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攜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泰和四年

時宋嘉泰四年也

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

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亂之乎？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于北，溝南則爲己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于冷山，遂進兵。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章宗皇帝下

泰和五年

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

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萬人與大軍戰于北

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益添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  
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軍舉火彌漫山谷詰  
朝萬眾壓疊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  
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輿先奔天穆曰不可吾曾大  
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  
大呼瘡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  
之于舊坪望見有虎皮象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蒲



伏虎烏倫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陷末波城出自道敗統軍兵殺三戍將及千戶賀拔禾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五月祕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之兵以生啗爲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乞于幽燕以北及敵人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執自沮兼牛馬橐駝之類竝皆收牧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飢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疲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遼西爲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役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于干戈之慘曷若勞苦于城郭之間民始遣就伍至八月末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駸來矣十一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主集羣臣議之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難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尙王天驥曰兵已遠來此間徒聚議何益獨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議之翌日以律明爲河東道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冰厚五尺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屋壘竹木茅等盡燒于冰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秦城會國中遣竇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驚乃回師

泰和六年

時宋開禧二年也

正月詔求直言權叅政蒲察兀魯條陳備大軍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一  
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汴京，留守完顏童奏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宋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恐秋冬之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主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金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旨，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宋鎮江都統戚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成焚我漣水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等還至蘄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以與國兵，乃得免。六月，宋爽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績。田林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宋叛臣吳曦遣其客姚維源來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為蜀王。十一月起民兵于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雞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為寇，始益衆矣。國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田林拒我師，入日圍解。又圍和州，克信陽軍，圍襄陽府，又克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真州。于是濠梁、安豐及竝邊儲戍皆為國兵所破，又破西和州。十二月圍德安府，為守將李師尹所敗。成州守臣辛樞之道攻六合縣，遇宋師于胥浦橋，宋兵大敗。守將



郭倪棄揚州走瓜洲渡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宋吳曦于置口曦自置口歸興州以本國之命稱蜀王國兵自淮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于初暗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泰和七年

時宋開禧三年也

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

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皆有和意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

謝國信叅議和好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副之先是

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

行揆復諭之曰乞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善宋朝

諭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帛西帥啓緘却餽而令鳳

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遺宋大畧云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是

時吳曦來附南宋誅之所獻四州旋爲宋人所取南宋遣三使

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辰是也國中遣迎使

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璧吳玘朱致和李大性四人言語

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時國所索于宋者五事一

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韓侂胄

首級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十二月宋遣許奕吳衡來使

時已誅侂胄矣

是年十一月乙亥殛殺侂胄于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

時宋寧宗嘉定元年也

春宋臬韓侂胄首于兩淮仍遣使謝奕來充

通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上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于

宋和議始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五月甲子太白經天

西夏遣使求援于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糺生蕃

也鄰接比號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一  
如初諸糺還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太學生李藻上書言宮中事  
主大怒勅斷一百午逢辰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爲  
擅欲興師窺圖進用皆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  
又有諸糺輸其力于是大軍益銳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  
至是西夏遣使求援主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旣亡必來加我不  
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  
吾何患焉不聽 十一月上崩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性好儒術卽位數年後興建大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  
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羣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姓名  
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意聲色之娛內外  
嗷嗷機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  
儀並馬遊後苑因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爲常張天貴江  
洲等用事聾瞽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省覽愛王叛于內  
邊釁開于外盜賊公行充斥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紀年

東海郡侯上

在位五年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爲奉  
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  
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遺詔與尚書  
右丞相率其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卽皇帝位拜攝政大臣領  
三省事封中王 詔羣臣先緣事故罷者悉復敘用之其見居  
官者皆增爵位各有差 詔北邊連年用兵所遺地貧人困  
憐言之惻然可合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終



主大器初歸一百餘年定其口齒...  
 有欲其歸規圖進用皆於一百餘人...  
 又有請其輸其力于是大軍...  
 至是西界道使求援主不...  
 如與西界首尾夾攻可以進...  
 吾何患焉不職 十一月止...  
 宗性不...  
 人充...  
 掃葉山房校刊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宋宇文懋昭撰

掃葉山房校刊

紀年

東海郡侯上 在位五年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為奉  
 聖軍節度使又權叅知政事行省事于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  
 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遺詔與尚書  
 右丞撒罕其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拜撒罕太師領  
 三省事封申王 詔羣臣先緣事故罷者悉復敘用之其見居  
 官者普增爵位各有差 詔北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  
 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大安元年

時宋嘉定二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二月國主親祈天告祖宗



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羣臣之諫而止敵人聞主新立而喜曰彼老懦無能不足畏也遂決意南侵是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執法七月丙申詔百辟求言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書文畫付雜買場賣又諭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迄無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之間田差有秋

大安二年

時宋嘉定二年也

二月詔河東河北沿邊募饑民修水利令所在

官司任責三月詔內外百官條陳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失業在處閒田曠土甚多官給其種糧貸以牛力候歲有成官司量與收入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安三年

時宋嘉定四年也

春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奏請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張慶之以爲不可世昌曰朝廷閱雨徧走羣望今

種多不入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衆以爲然且用春秋龍見而雩之說王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大興殿祕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墾廢以爲守令殿最是春西夏始爲大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軍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爲所擾執益衰夏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是時大朝國執益強但居其故地于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領之所謂大師國王也韃韃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頻海離爲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強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奚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混同江卽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之源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



山者自號為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稌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國盛時韃靼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韃靼主忒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大朝收附矣又有滕骨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天眷年間宋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即兀朮所謂四太子者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國亦自稱祖元皇帝時為邊患遺以子女玉帛則敵為內顧而回師蒙人稱帝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

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人又漸有火食至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萌骨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方西夏萌骨所據蓋金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七團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洮府西與夏國鄰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今盡為大朝所有矣 又先有鄰于金界者其酋封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子白廝波方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于黑水千戶家章宗泰和七年丁卯時宋開禧三年春北平王之弟環州進貢金國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廝波為王宋通鑑云韃靼有黑白此白廝波也遣還國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娶其女為妻國中不從白廝波怨怒叛歸黑韃靼以至益強漸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偽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 七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一  
月壬戌太白經天十八日大軍自和龍直趨山後與國兵戰于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馳突衝擊國兵亂大軍乘之主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軍迎戰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犇還上怒罷之大軍至屏口國兵又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狐嶺上遣平章軍國獨吉毛吃合同烏林荅將兵以禦之相遇于野狐嶺下喫合按兵不戰日將夕令諸軍下寨大軍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又調一軍轉出其後國兵腹背受敵大恐潰散大軍逐之遂大敗死者蔽野塞川十月大軍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顏七斤統兵數萬出城戰七斤又敗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時南宋遣使余巖來賀正道不通而還聶希古奏

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爲計城內外亂甚老弱犇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隨方便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相望翌早諫議俞昌世請避敵高耆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後至豈容我有駐足之地初忠獻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遼人官闕于內外城築四城每各三里先後各一門樓櫓城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殿倉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及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場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及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凡市廬小民聽其犇避初七日遊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中將金突通奔馳凡殺三



千許人去大興門望見煙塵漲天鼓聲震地遂急奔回是晚大軍營于路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水拆近城民屋爲薪納之城中凡城市有儲畜縱其搬運入子城內不許閉完顏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曰不可二人與聶希古建巷戰計十一日大軍攻南順門天驥設拒馬于南柳街縱其入日已半黑以槩禦之于拒馬內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大軍死傷甚衆退屯于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退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內守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大軍攻內東城以民屋爲樓與城相敵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邕戰死二十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逃至自城上擊之敵稍失執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爲婚許之曰婚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及晚入禁城以木昇懸入主命議之于明堂殿翰林學士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爲食將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取通鑑以呈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金繒錦帛可耳翌旦凡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出大軍大怒舉繒帛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勸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壘木于下復欲沃水爲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火炬數百薰炙于上且發礮木拒之夜遣百戶數十人劫大軍寨殺傷甚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終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宋宇文懋昭撰

埽葉山房校刊

紀年

東海郡侯下

重慶元年

時宋嘉定五年也

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遣賁

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顏及又遣人使于朦骨俾襲其國大軍  
覺不得志亦欲請和乃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高者年曰  
此不可忠獻王及幹離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為之  
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掠人將軍穆思  
順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興與穆思順皆速進兵阻易水之上  
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路歸賁興等追之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  
及四子城開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



兵革始將百年。僧居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建并永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錦以北見歸。聶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其國相聞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五月改元，合祭天地于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諡。十七日連雨，凡二十一日。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蔥茂，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宰及千戶屯等耕墾廢田。時山東路都運俞良裔、河北路都運唐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民皆呼萬歲。是年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彌望，狐兔出沒，盜賊縱橫，莒淄濰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爲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簽兵止爲敵餌，無益也。九月二十七日報至，大軍自蒲興路取三韓哨騎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爲計。烏陵用章與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主不能決。」聶希古曰：「遷避當早爲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何收拾？此非策也。當如去年極力捍禦，俟其兵退，然後別議。今中京形勢宏壯，尤可保守。自燕山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強勇，復修苑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朦骨已厚費金帛，昨叔良信歸，朦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以



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擾。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翌日以用章爲樞密，使用章且請兼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大城，用章希古曰：不可。大城汗漫，凡七十餘里，如何去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一亂，大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容養力，以候其至，但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俟其勞苦，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樓上，乃以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乍進乍退。一將自北門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日，午攻內城南甬道左三衙統軍李思安，令發礮木牛鼻砲擊之。死者甚衆。初六日，大軍發民間所疊木植竹籬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柿塗硫黃破絮醮油間塞於所疊木之下。初八日，午大軍登木堆，用衛車大鐵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大元帥遣兵于夾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者臭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劫其寨，用章曰：不可。須是退，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爲其所覺，羣起追逐，開城納衆，則彼乘其間不納，則無故棄三千人，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自國難以來，凡所說皆是社稷之福也。是晚大雪，國兵皆寒。十四日，雪霽。三大王雄自瀋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軍甚喜。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鑊闊尺尾作尖柄，以鐵錐錐輒上踏之。以上李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飛屍以下。大軍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二十五日，大軍退。范臻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



章曰不可大軍知我守五城共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少遣則適為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翠園黃興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後夾擊因復攻城眾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四日大軍屯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漠以去

至寧元年時宋嘉定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三月遣中使某人于大

軍所經殘蹂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醑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煙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為恭乃令乏祀神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此痛恨填臆有頽其泚文既頒行讀者泣下七月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敵而敗主黜之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為右副都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發燕京至紫金關執中開關延敵守關國兵上下千里聞大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上言大軍執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于易州國兵大敗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北賂故放入關執中聞之懼誅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主意沮格軍賞眾皆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主遂回軍以誅南平為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眾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謂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遣皇子蔣王持詔書投于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



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啓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遙呼曰：「令我何往？」曰：「歸舊府耳。」主入後宮，邀皇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執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執之，併其后囚于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弒主于其府。宣宗既卽位，降封爲東海郡侯。國主爲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曰：蹈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蹈叔餘殃毒我宗社，骨肉踈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騷空，一國之事力已不足以支矣。國主繼之，慳惓日甚，又懷宿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力不逮心，輕挑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初卽位時，命學士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復遣手詔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化爲讎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

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迫，不容固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勿行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其氣設復交鋒，務行兼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嘗與湘東爲叔姪之讎，嘗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爲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言，愛王得詔泣下，然執已爲大軍所制，不能自由。京城凡兩遭重圍，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內外諸臣莫不惋惜悲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終







